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七

山木第二十　外篇

沈一貫註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句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矣萬物之祖者生天生地之本而所稱衆父父者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有爲人大父之德天下皆親之愛之願爲之子孫安有子孫而忍戕其大父者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毁廉則見挫尊則見議此皆畫地而趨迹童童不可掩者與夫人之徒爭尺寸而求人不與之爭何可必得故欲免於累者唯道德之鄉乎盖聖賢之生必不與草木同腐患其能龍而不能蛇能上而不能下爾道崇於天而德卑於地如江海之爲百谷下彼又何區區與人較材

品而生不肖人之心者子出山子字上當有莊字

傳者事可傳行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句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踈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夫音扶處上聲譽平聲訾音紫毀也

君子最嘗無材而患乎有其材故材不足以周身祇爲殺身之媒耳此又不若無材之無累也故至人往往有槩於擁腫之材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

見殺此其分爾豈以不材爲可免邪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閒不能以寸矣故曰吾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張羅者於有鳥無鳥之閒乃始得鳥養生者於材不材之閒乃始全生圓機妙應固難底滯然此亦姑應之之辭非決然謂可故繼之曰雖然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材不材之閒故未免乎累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不然無譽無毀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壟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爭豈材不材之可名浮游乎萬物之祖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畱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

者爲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離去聲脊疏如字辟音闢去皮去欲去累上聲洒音洗樂音洛

此當與黃帝華胥之夢大禹終北之游並觀世未嘗無此國也雖然隨其心爭則土爭吾心有華胥天下皆華胥矣而況其一身乎我建德而德建矣以魯國爲皮者吾有魯國而不忍捨吾見有於魯國而不我捨黏皮帶骨膠而不可開故以域進以域退以域喜以域憂以域生以域死何能無患刳形去皮洒心去欲形神俱妙我尚無有而何有魯

國是去人而獨與神俱者也建德之國立德者也其民愚朴寡欲無文守質知作而不知藏見在而足與而不求其報視棄其餘猶棄土也安知孰爲禮孰爲義哉恣其所之而與道俱矣之國也少私寡欲之國也君能刳形去皮洒心去欲則可至矣無形倨除憍去慢與俗和光也無留居無懷故土勇往精進也此皆所謂刳形去皮者也少費寡欲知足常足所謂洒心去欲者也故涉江浮海而遊於無窮恣其所之而蹈於大方彼其素所隨我自聲色車服以至於妻子親識官司民卒之衆皆吾

入道之資而不能爲君憂爲君累超然獨往君自此違矣凡人之不免於患者我不忘人故内累不生人不忘我故外憂至堯有天下而不與故不有人亦不見有於人兩無憂累之患使堯沁沁焉以天下爲事堯德衰矣君能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安往而不可雖在魯國與建德何以異哉送君者皆自崖而反或謂學道之人既悟則向之所資者皆棄此筏喻也釋氏有此論於此未當耳胥疏盡需務分散之義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惼音扁呼去聲歙音翕

不怒虛舟而怒實舟人情大抵然也慎無以實心迎物而觸人之惼心哉方並也張歙開合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爲衛音位斂力艶反爲壇者以祭禱故也縣音玄倜音迵傳音附

鐘樂器而賦斂於民以爲之宜難成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唯守純一則無術之設矣旣彫旣琢復歸於朴始於爲終於無爲故侗乎其無知儽乎其若怠若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彊梁而往者吾弗追曲附而來者吾弗禁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縣猶

足以不擾而辦況擁大道於身者乎夫賦斂以事此羣君蠢愚之所靳拒求而不得者有道存乎其間事成而民不知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從事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不虛語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句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幾音機惡烏路反下同翂音紛翐音秩行音杭下亂行同知音智墮音灰去上聲處上聲衣去聲杼音序

所謂道德者隨在流行而無居處無文無奇若癡

若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故曰至人無名又何用

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哉翂翐舒遲貌迫脅而棲不敢獨棲疏宿也不斥

而外不間斥不疎外也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

自衆成故還之也得與德同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雩音户與音餘下倣此爲去聲挹音邑泠音零

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散惟父子

兄弟天屬之親其相憐愛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蓋真性之所依真情之所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故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若水小人以利交故甘若醴然利終不可常而道交之與天屬無也其親其絕各象其應豈可同年而語哉此數語者探天性盡人情爲千古之名言故絕學捐書使弟子無挹於前鋤矜去色無可親之形而弟子益親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舜之將死以

其眞詰告禹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形者因形而起而未嘗離形率情者因情而起而未嘗勞心不離不勞則形者自形不假於外以待形及質無物而自足矣上待如待客之待言資之也下待則訓資字故聖人之於物直以天性相對而未嘗有絲毫情智與於其間也假國名林回假人假人滅亡林回棄寶負子而走布貨利也無挹無可親挹如老子新出於沐也泠曉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時柘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衣去聲大作枏
布縻音搜賢節反帶也繫履履穿故係也過平聲柟
音南王去聲長音帳得氣也眄莫練反睨音詣柘章
夜反枸音矩慄婢小反急也處上聲相去聲

遭時得地則一物亦見其長違時失地雖君子不
免於憊比干之剖心有由矣比干之徵郭以爲勢

不便而强之故受戮殆非語意莊子爲時主言引

比干之僞以感動之未暇爲比干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爾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猋音標當去聲還音旋易音異泄音屑莫知音智鷾鴯音意而鷰也處音褚禪音善寫音卸

七曰不食而歌猋氏之風與古之無為帝王遊得物而忘數得聲而忘音聖人之樂夫知命而不憂如此顏子嘗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曰道大則廣夫子也廣則恐其至於蕩曰莫容是愛夫子也愛故恐其至於哀故夫子與之論至言焉凡人之游於世也有順有逆有損有益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聖賢則以為逆境易耳順固難也毋論人之逆我即天之損我迫窮禍患害吾順受之已矣其事甚易若富順境難受人益而所以副之者甚難受則疑於失己不受則疑於絕人受而為人用

易以僞僞則棄其天受而爲已用又非吾所以受與人所以望我之意恩深而效淺則內慚績用童而不韜則患及非大成之人其孰能善於是者故曰難也道通終始無首無尾始卽是卒卒卽是始人卽是天天卽是人知其無之而非道不必分始是道卒非道知其無之而非天不必分天是天人非天天人合一物我兼喪我既喪我歌是誰歌歌無所歌則哀無所哀矣下文又詳言之何謂無受天損易蓋饑渴寒暑窮窒不通此皆天地之流行造物之推移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所謂無受天損

易者言順而受之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求去之之謂也人臣之道猶不敢求去其君况於人而可以求去其天乎信如此則一以聽命爲主而無容心焉其事易耳何謂無受人益難蓋人之始用我也相知方新心心合契若西門之旁達而無所疑礙爵祿並至而尊寵無窮此其意亦難爲都難爲酬矣第此乃人爵非天爵也我所命於天者有出於此外吾安得喪吾實而徇人之徇有如受若直息若事而益若祿此賢人君子之所不爲者吾安得漫焉取此而已哉鷦鷯小鳥也身所不宜處

者目不及視而去之雖置其口實亦棄而走其畏人而避禍如此故以知稱雖畏人而不能不游於人間以彼之社稷在人間不能絕粒休糧而高飛遠舉故耳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人之社稷人之不得不從事者也既不能棄又不能御而又欲奮違大化以成旋轉生成之功若下文之所云也豈不難哉者但曰不受之而已則易矣故論荷蕢曰果哉末之難矣何謂無始而非卒天地之道造化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禪之者莫知其所終莫知其所始雖聖人焉得而窮之但能守正而待之

已耳守正而待者得志則正已而物正天從忘則
得正而堯焉與天地同其無終始而無容心也何
謂人與天一邪人何從有有人天也天何從有有
天亦天也天且不能自有而人能有之乎不知所
以然而然性也聖人者安心冥物體變化之道與
之俱終而已矣通始終爲一途合天人爲一物安
知今日之歌者人耶天耶若曰仲尼之窮也仲尼
之歌也是未知仲尼之道與天人之故者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忘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躩九縛反彈音但留力救反螳蜋音堂郎翳音意搏音博怵音出誶昨律反誚責也且音疽

雕陵陵名樊藩籬也目大運寸目之大運之可徑一寸也殷亦大也翼大宜逝而不逝目大宜覩而不覩至於感人之顙而不顧不可怪乎躩疾行也畱宿畱伺其便也蟬得栗林之美蔭而不知螳螂之在其後美蔭則蟬之累矣螳螂執木葉以自掩而搏蟬忘其形之見乎異鵲則蟬又螳螂之累矣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能覩能逝之真性以來莊子之彈則螳螂又異鵲之累矣物以相利者相累利與累二類相爲感召如此安知莊子之後又不有累莊子者乎故捐彈反走而虞人已在其後矣

乃自悔曰吾守物之形而忘身之眞覩人間之濁水而迷本性之清淵自謂浮游於大道之中而不知忽與彼三物者無以異吾有媿於師之言矣若入國問禁入境問俗至人雖游於方之外而方內之禮法不可不循率意獨往必有途窮之哭雖本無利鵲之心而已有其事雖本無盜栗之意而已有其迹可謂貪於遊逐於形而忘吾身之眞清淵之瀾汨於泥滓之濁矣至人之德豈如是哉見辱之辱大矣閉閤內省不亦宜乎藺且莊子弟子夫子或謂老子或謂長桑公莊子之師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行下孟反去上聲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美則憍怠之心勝而物惡之其失歡於人宜矣夫美惡形也可以移作見之目久則尋常事耳賢否行也彌久彌新而人之愛之彌深故逆旅人之惡妾無以異於美人支離大瘿無以異於全交齊以好問好察而益聖顏

以若無若虛而益實彼自賢之行眞甚餘食贅行爾

田子方第二十一　外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句人貌而天虛句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數音朔下同葆音保語去聲知音智行下孟反解音蟹鉗其炎反梗更猛反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

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故凡世之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全德也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之哉人貌而天虛貌與人同而心有天游也緣而葆眞因物順應而心本不動也清而容物清者患於太潔而能容則得清之厚也一正容而物之無道者意消此豈以聲色化民者哉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矣土梗非眞物魏

爲我累知至貴不在於人爵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是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

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奚音惡 夫音行）

郭子玄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也知其心矣目裁往而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逝。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
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
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
物而動日夜無郤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
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

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瞠敕庚反音鐺直視貌瞤其刃反瞀也惡音烏與音餘下哀與與同卻隙同

步趨馳皆迹也有迹者可追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聚則妙理總於靈蹤無方而不知所以然故瞽之於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此所謂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勵長雖欲從之而末由者也心是活物為本為樞而至神至化若沉淪幽滯有一息不運動便是強魂死魂可哀甚於形死今夫太陽在天出於東而沒於西晶明瑩烈變化推移故萬物賴之以比方長短小大可得而數有

目者待之而見有趾者待之而行是出則作是入則息惟人亦然待心而死待心而生待心而死爲正死待心而生爲正生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知其所萌者吾之所待以爲心者也一受此以成生而不化以待畢以此不化者化化不已體本無動物來故動通乎晝夜無隙可尋而不知其終窮之處薰然太和而形各付形此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者雖聖人不能預度其將來吾以此日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任止久速一任夫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

變所適此吾汝終身交臂守之而不能舍者也豈非精明瑩徹真爭靈妙卓然而獨存無所隱覆無所擁閼無所爭戾無所倚着超越萬有而與太陽同運倘使之死可不哀邪汝求吾奔逸絕塵之處是殆知吾之所著而不知吾之所不著也心心相續前心非後心化化相乘前化非後化而子但以迹求之是彼化已盡而汝求之以爲有何異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得馬之處也吾與汝師友相服膺者惟此忘耳予豈以忘爲患乎故吾有迹惡可不忘雖忘故吾而有不可忘之吾存焉妙用將遂而

本體常在譬太陽之代謝而光景常新也此所謂
奔逸絶塵而不知所以然者可不察歟此家學問
與尋常主靜之論似相反實相發莊子之意說心
是活物死殺不得心死則神化不流猶易大傳所
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之意亦猶大學
所謂有所忿懥等則不得其正之意故心心相續
略無滯迹然後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動非散漫不
收之動乃體天行健之動也不言靜而靜在其中
矣若不知此意而第言主靜者枯寂朽壞非聖人
所謂靜也步趨奔逸絶塵等皆以馬喻焉善行者

跡不着地一塵不起故曰絶塵唐肆絶無塵處詩云

中唐有聲今之過路亭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

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
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乾音干慹音執又質涉反見音現眩玄遍反與音餘砕音壁爲波去聲樂音洛滑音骨汋音灼
孔子見老聃之時見老子新沐晞髮慹然不動似
非人者不敢往觸從便徙所而待之頃之入見問
老子曰丘豈眩與其信然與向見先生形如槁木
似遺棄萬物而負於獨化者此何形也老子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耳物之初者未有氣前不可知不可言者也請彷彿而言之夫至陰肅肅得天而出至陽赫赫得地乃發兩者交通而物始生此誰見其形乎在歲功則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而未嘗停故此誰見其功乎在人則生有萌而死有歸萌於無物歸於未生反覆往來遡無端緒又誰知其窮乎非此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哉所謂物之初者如此能游是者至美至樂謂之至人矣復言游之之方夫草食之獸不患易藪水生之蟲不患易水但有草有水之處即

其大常而其間從東從西特小變耳故喜怒哀樂
未嘗入於彼之胸次也今夫天之下萬物之所一
也物雖生死萬變舉不出於天地之中亦猶獸之
藪蟲之水而其間往來遷化特其小變耳知其爲
一而處之以一覺是故物我皆貫百體同於塵垢死
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尚不能亂而況小小
之得喪禍福乎哉以情棄僕隸如棄泥塗謂身貴
而僕隸賤也若知吾身之貴於得喪禍福而不失
於變則雖萬死萬生孰足以爲心患哉嘗脩道者
必能解此語矣孔子曰以夫子之德而猶假至言

以脩心古之君子誰能免於脩乎脩之功大矣老子曰不然水之才本能潤物雖汚而利用無爲而才自然也至人之心本與德俱而物自歸之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也何待於脩之有醯雞者甕中之蠛蠓覆甕蓋也以前章照之則所謂莫知其形莫知其功莫見其窮者日夜無郤者也天下之大常而萬物之所一者不化以待盡者也此二章皆莊學之大宗旨卽逍遙游所謂無窮二字而此章尤爲明切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卽釋氏之所謂無脩無得也夫子曰予欲

無言亦是之謂夫學以合自然爲難合自然之謂脩矣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無形之理言此老子旨也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而老子以爲先有理後有氣非也故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詆其有無爲二之非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冠圜古亂反圜音圓句音矩玦音厥断丁乱反

自有儒而假儒之似者紛紛第以冠劒衣屨務遑而探其中索然無有故儒爲世人所詬禮記儒行篇正爲之解嘲也自魯哀公至莊子又百餘年儒之可憎當甚其故托見哀公以立言蓋莊子只於

儒中敬得孔子一人自餘皆不在眼故曰魯國儒以
一人爾、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飯音反

不動心故能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舐音視儃音但般音盤礴音傅臝與裸同

文不外見而藝有所專亦不動心之故儃者袒裼
不儉之義般礡箕坐也臝解衣見形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
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
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
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屬音燭夫夫舊註讀爲大人順當作須與髯同而占反駁音博偏也壞音怪下同長丁丈反斔庾同斔音臾六斛四斗竟音境大音太剌七賜反

其釣莫釣釣無所得非守其釣有釣者也志不在

爲志自有適也常鈞也日優游於此也典法無更不欲事更張偏令無出未嘗下一令也列士壞植散羣言不脩學殖不立羣黨同德而已長官者不成德不見其功同事而已四國庚斛大小不同而不敢入於境諸侯同律度量衡無二心矣臧丈人之治國直以不治治之爾文王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此其心猶不忘天下故逃去而無聞非謂文王有利天下之心也嫌其猶欲以治治之也循斯須者於羣情當悟未悟之頃因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夫丈人可迎文王直迎之耳何必假夢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之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大抵此段寓言蓋取迎太公一事加以商宗訪傅說一事而成之非實錄佛氏縱廣大弘勝之談而自謂不誑語莊子逞滑稽無涯之辨而自謂非吾罪皆語眞略假亦所以循斯須也古今聖賢豪傑循斯須者豈直一事而已哉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甞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仭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為音位以扶又反下同逡七旬反怵音出恂音荀恂目目恐懼而動也中如字）

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杯水於其上也適矢復沓方矢復寓郭子玄謂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鬳齋謂前矢適去而又沓一矢於弦沓矢方去而復寓一矢於弦言敏捷之妙一箭接一箭也

此說好象人謂不動之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

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栩音許躊直畱反躇音除知音智刦刼同戲羲同大音泰

鼻間栩栩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得失非我則在乎彼矣然不知果在於彼乎果在於我乎若果在於彼於我何與果在於我於彼何與其在彼與我終不可知也故吾於人與我無不忘也方將躊躇四顧高視遐想於天地間而何暇知人貴人賤哉介間也卑細小物如鼠肝蟲臂也既以與人已愈有用之無盡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喪息浪反

則者亡足而有尊足者存凡君亡國而有不亡者存至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天下有常存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矣况楚焉足以語存亡哉左右曰凡亡者三一句讀言少頃之間而左右已三言凡亡也凡國名

知北遊第二十二　外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
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
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
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
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
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
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
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知如字弅音紛閲音闕聉音賭屈求勿反唉烏來反語去聲易易音異

道非言之所能盡也欲以言言道則必取形似彷彿之物而名之執柯伐柯終非一柯又況形似彷彿之心必屬擬議無屬擬議非道也子貢不離於

言語阿難不離於多聞於道遠矣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學者貴默成之學道不可致不可致而後謂之道德不可至不可至而後謂之德此皆無方無體渾淪周遍之名自仁以下皆有迹矣顧仁尚可爲也義則可虧不必爲矣禮則相偶其不可爲也决矣故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禮至於禮發泄而無餘務施報尚往來施而之以則攘臂而從之亂自此起矣故爲道者日損先損禮次損義次損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與道德俱矣今從事於仁義禮之間既已物而非真矣欲反

而歸於眞也不亦難乎非大人其孰能易之莊子

此段是老子義疏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惡烏路反復扶又反下同

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若以死生爲一何患之有夫萬物本一耳無神奇無臭腐而凡情妄執橫加分別意所美者即爲

神奇意所惡者即爲臭腐若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鳥之所惡無舉天下而神奇之者無舉天下而臭腐之者故神奇臭腐卒無定在前之所是後或棄之昔之所非今或收之且陰陽萬物理本反復上極則反下下極復反上汙泥生蓮花蓮花落復爲汙泥嘉穀爲矢溺矢溺糞田又復爲嘉穀反覆相生何有窮極惟聖人爲能一之故當生不謂之生當死不謂之死何欣患於其間哉

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

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中欲告而不我告欲告而中止也禪家云若親證時隨處隨念悉足現量之境但持文義者只是陰識依通一遇逆順時境便成礙滯一遇差別間處皆墮疑情如塩官和尚勘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云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師豎起拂子云是第幾種法界當時低

頭擬對師訶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
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扁音翩 離音利 惛音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四時萬物皆不言而顯著聖人之無爲無言法天地也萬物或死或生或方或圓紛然有百化而神明至精亦與之百化莫知其根翩然而存也故六合雖大不出神明之內秋毫雖小亦待神明而有庶生升降於其內而日新無窮四時往來於其內而推行有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並生並畜而不知其所以然神明至精此天下之大本大根也可以觀天矣天者自然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被音披　瞳音充，未有知貌　說音悅　媒音妹、

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凡爲道者，先須正形端色，制其外以養其中，使邪僻不干。其次則收斂目睛，勿取多境，使之返一內觀，自然和理來歸汝身矣。其次則收攝知慮，葆光戢采。又次則齊一常度，無令遷改，則神不外馳而自藏，精進堅

汝之神明自來舍止矣守一不散故消息[illegible][illegible]
第瞳焉如新生之犢無知宜視行靜聽者都若不
求故迹與日俱逝所謂爽口之真以游環域之野
者至道不繁易簡而已玄談未終而齧缺已恍惚
焉大寐蓋凝神凝和之契也於是被衣喜躍而贊
之槁木形骸灰土心思直任眞知不以故自排新
吾喪吾吾無復故吾媒媒晦晦忘心忘知息照遣明
非凡心所識彼何人哉其天人與則被衣之所言
卽齧缺之所得矣兩一字最妙古來只是抱一前
三句是從外起粗工夫後三句是從內做精工夫

無不從眼視做工夫起者孔子曰非禮弗視廣成子曰無視無聽佛曰色即是空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蛻音退蛇蟬解處上聲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生死當制之於己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此乃天

地陰陽偶結其有餘棄置之氣而成形偶結其有餘棄置之和順而成生與性命又偶結其有餘棄置之蛻脫而成子孫故行往食味皆不可知其所以然悉天地強有餘委剩之陽氣爲之運動也豈汝所得而有邪知其不可得而有則知道不可得而有矣不有道乃所以有道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

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晏宴同閒音閑齊側皆反淪音藥措

甞口反知音智胥音諝爲去聲卵力管反恂音荀炯
音餘魏魚威反復扶又反量音亮處上聲喑音陰臆
音隘於界反聚氣貌藏力果反漻音流弢音滔弓衣
也墮音灰飬陳箠反

心有窒礙則道不入精神不清静則道不入妄識
最妨道道又不入故必齋戒疏通爾心洗雪爾精
神掊破爾知慧而後可與語道也然道亦難言止
可言其邊崖大略而已夫天下萬物昭昭有倫而
皆生於無無無生道道生精神精神生形而後以形
相生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雖以形相生而其
來無迹其見在無門無旁四達皇皇竟亦虛無冥
冥而已人能遊於無中則心無隔礙諸塵不入一二

精神自生於是四肢強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全而性得然後可以稱人焉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廣日月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昌皆此道爲之主宰也而况於人乎

且夫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慧者不辯辯者不慧博知辯慧聖人之所棄而不生不滅無加無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其若海魏乎其終則有始何加損之有故運量萬物而不匱者可謂摶陰弄陽稱得道矣然不免於有心君子而已彼其外與若夫無心於萬物而萬物自資焉無所匱之出之不窮

此則非陰非陽而後謂之道中國有是人焉以其處於天地之間第且稱人顧爲人者暫爾無何將復反陰陽之宗矣此然後可謂得道蓋自謂也故人之稱人者從末而觀也從本而觀則生非久存之物譬喑醷之氣偶聚會而成聲也雖有彭殤壽天若堯桀之不齊何足是非分別於其間哉天下之物莫不有自然之條理果蓏尚然而况人類乎雖世途險巇而尊卑齒叙本有常倫聖人與之遭則因物付物而不違其理比其過去又與化俱徂而不留其迹調和偶合而順應之此之謂道德此

之謂帝王矣人生世間若馳駿駒於小隙欻忽已盡誰能久存注然勃然莫不出生油然滲然莫不入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在造化視之如卉木生春木葉脫秋乃天常之微事而生人之徒所見不遠則謂之崩坼大變而橫加號踊於其間豈知人之生也如弓之在弢書之在袠不勝束縛之困死則解弢墮袠變化紛緼魂魄二物將各返於陰陽而身乃從之此人之大歸也焉有人而可以久客無歸者乎始則由無形而至於有形終則由有形而至於無形乃人間之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

也雖蚩蚩凡庸皆能論之矣第庸人所見不透則
相與聚而論之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善見者不
必指而後見善辯者不必言而後詳道不可聞聞
不若塞夫惟有不聞之聞者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
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
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惡音烏　甓音闢　屎尸旨反　矢同　溺乃弔反　監音鍼　狶音希　閒音閑　彷音旁　馮音平　閎音宏　大知去聲　殺音曬

期而後可，欲指名其所在也。道無不在，不簡微賤

東郭子未達謂道至清高而卑之至於瓦甓已非矣曰在屎溺不太褻乎莊子曰道有本質有末標夫子固問道不問本也既竟其所在則宜及於至穢至賤之處舉末彌可知本譬之問豨者履其股脚而肥瘠愈明也言愈下則道愈見矣正市正獲其名監市市魁豨猪也買猪之法踐其股脚之間而肥瘦莫逃蓋股脚近下難肥之處此肥則無不肥矣以喻屎溺卑下皆道所在道何所不在乎汝曰期而後可則有所必矣故吾亦以瓦甓矢溺諭汝惟莫必則天下之物無非道而詎有逃物之道

雖大言亦然今夫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指皆大義也不可謂周是大徧非大不可謂徧是大咸非大也試相與遊於無何有之宫并口而論道何所終窮乎試相與并力而爲又何爲乎豈待澹之而後靜乎漠之而後清乎調和之而後閒暇乎使人心寥然無着不可思議無往而不知其所至往而復來不知其所止往來既已而不知其所終彷徨放任焉閎虚曠雖玄聖大知游於其中而不知其所窮大道芴荒與物無際若物則有際矣道無非物有不際之際物無非道有際之不際物之數有

盈虛有衰殺有本末有積散而盈虛非盈虛衰殺
非衰殺本末非本末積散非積散不可得而窺其
際也凡滯鄙情則有分別聖人達觀何分別之有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
死句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
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
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妸音訶隱音印下同瞑音眠奓處野反嚗音剝訑音但弇音奄堈音剛處上聲

隱憑也奓排也嚗然放杖聲夭與夫子皆指老龍吉至言非世人所解故曰狂言老龍吉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背棄吾徒而死無復玄談開發我心矣弇堈弔之曰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彼老龍吉於道未始有得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深玄者肯露其言乎夫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欲狀其彷彿則謂之冥冥冥冥所以狀道而實非道也道不可論故藏其狂言而死者庶幾近

道、而論道者非得道者也秋毫之端細矣而猶未得其萬分一、喻其無所得也、詞若聚之實則贊其無得之得也君於秋毫之端萬分一有所得則失之遠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於是泰淸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不知者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者乖道故粗淺而疏外中而歎者不待其辭之畢而歎也無四方

上下無往古來今外觀乎宇宙者知無窮矣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內知乎太初者知無窮矣三復此章將一切言說一時掃盡直至於無可思議萬字皆空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摶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窅音杳摶音博

成玄英曰光曜者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

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

而智有明暗境有淺深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妙

境希夷視聽斷絶審狀察貌惟寂惟空故光曜歎

其爲至焉謂光明照曜者其智尚淺僅能得無喪

有未能雙遣有無也若無有者非直無有乃亦無

無以無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窮理盡性故

歎其何從至於此也郭子玄曰此皆絶學之意也

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

者惟不學乎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况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捶音贅與錘同義郭音朶謂玷
捶鉤之輕重玷音點蓋揣義與音餘好去聲
大馬官名捶鍛也鉤馬腰帶也大馬之捶鉤者大
馬家有此工人也不失豪芒占捶鉤之輕重而無
豪芒之差也所以至老而長得捶鉤之用者賴其
專精凝慮不用之於他物也况乎體道聖人并其
不用者而無之則其成大用而萬物莫不稟資焉
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復扶又反見音現爲音位先去聲

此章是莊子學問大根源即章首無窮二字古猶今也有今則有古今無窮則古亦無窮以近推遠其理一也冉求聞之既昭然明矣退而思之則又謂今可知也未有天地之先竟不可知也今非所以例古也故曰昔者吾昭然而今昧然仲尼曰昔汝之昭然也心靈開朗既受吾言矣今復昧然則三思起惑更爲不神者所蔽而索之於我邪世未始有古今世未始有始終天地常在無未有之時亦無有盡之時也譬汝今未有子孫也而謂汝有子孫亦可也世世無極理所同也冉求尚未悟方退

思索仲之曰汝無慮思矣無慮應矣蓋不思而得者乃眞得思之更爲不神者求也凡生者自生不以有生而生天下之死故知天地無始時也死者自死不以有死而死天下之生故知天地無盡時也自死自生初無所待而人物終無盡者各有一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如汝所問謂天地有未有之時則謂物有先天地生者矣世豈有先天地生之物邪大凡物不能生物以物不得先物故也雖無數劫世以上猶其有物也時無窮息猶其有物而無窮息也故知天地無未有之時也物物相禪

而無窮生生相待而不息故聖人之愛人亦無窮息亦乃猶夫是也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始也陸子靜少

時問天地何所窮際其叟笑而不答非不答不能答也正使從來聖賢窮古絕今之識回此一答只說得一箇無盡無極終不能去人之疑此秋水篇中所以說言有所不能論意有所不能致又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說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皆此意也論者乃謂天地有混沌之初吾所未解即有混沌千萬混沌之先千萬混沌之後復何終始哉其大亦然即千萬天宇之外復何天宇也人皆謂形體有盡心無盡以今觀之心亦有盡惟天地

無盡天地之大抵蓋於心之所不能致蓋之以詭
辭怪說亦不可窮而後知道眞有不可知之神也
心之所極幾何哉乃予靜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及至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
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與此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意正契合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化安與 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韲音躋處上聲與音餘樂音洛下同去上聲

將迎也人心如鏡不送往不迎來則事心之術也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化而內不化者外物無常隨機順應而內心有主凝定自如也內化而外不化者中無主宰好變多機而外與物膠沉冥顛蹶也夫天下之物理無常而非無常者所能持聖人之心淵然渾然與太虛同其靜定而春生秋殺待物自來故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有所化安有所不化又安見夫物而與之相靡順哉必與之靡順亦中節而止無所求多此古之人所謂升化而內不化也且外物之遷亡也豈一日哉在昔天下一家未嘗有滄

籬爾我之分也自犧韋時始爲囿至黃帝時而圃又至有虞而宮湯武而室氣象之疎密器量之小大若此殊矣雖爲宮爲室尚未有人也至於學術分岐稱君子者出而又人矣造化瓌奇陰陽善變故自儒墨之師尚且甲是乙否呶呶爭鳴而以是非相盩戾也舊矣又况今之人其鼓煩撓脣者又何窮限而能使道不爲天下裂乎惟任其論之紛紜而付之自定任其事之遷變而付之自爲而然後謂之善游聖人爲能善處物而不傷故物亦不能傷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焉本無將迎

而言能與人將迎者深明其無將迎也且外物之遷化不獨外物亦人情也情無常存遇境輙變觀山林皐壤則欣欣然樂樂未畢也而繼之以哀哀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所謂當其所遇曠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物遷感慨係之矣悲夫故譬人之於世猶物之於逆旅耳夫可常哉哀樂吾情也尚不能自主可見外物當化而以一視齊之者非也執心如石處世若仇已往而送當幾而留未來而將三心交戰而一眞內淆將窮人之所不知以爲明務强人之所不能以爲

工又何爲哉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然而天分亦不可強爲知之所遇可知而所不遇者不可知能之所能可能而所不能者不可能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固人之所不免也而務免乎人之所不免惑惑焉將且迎之不已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至知去知必欲齊知之所知知愈多而愈淺矣